

● 胡 明 扬



语言 与 语言学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第一版



语言 与 语言学

黄国真 著

语 言 和 语 言 学

胡 明 扬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语言与语言学

胡 明 扬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69,000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7306·145 定价：1.10元

前 言

语言学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科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又很专门。所以,要比较系统地介绍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和基本术语,而又要让人读得懂,读得下去,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尽力想这样去做,但是未必真能做到。

既然是介绍基本知识,也就只能对语言学的各门主要的分支学科都介绍一点,这样,必然都不全面,都不深入。读者如果对哪一部分有了兴趣,就应该进一步去找有关的专著来读。

在介绍基本已属定论的一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些部分用“我们认为”开头,以资区别。

在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中,把理论的和实用的、外国的和中国的内容放在一起介绍还是一个尝试,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作 者

1983年9月

目 录

前言

一 语言和语言学·····	1
二 语言的起源·····	12
三 语言和思维·····	25
四 语言和民族·····	39
五 语言和文学·····	50
六 语言的社会本质·····	61
七 社会对语言分化的影响·····	72
八 社会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88
九 社会的语言对策·····	100
十 语言的结构本质·····	113
十一 语音学·····	123
十二 音韵学·····	143
十三 语法学·····	156
十四 传统语法·····	167
十五 习惯语法和现代描写语法·····	179
十六 语汇学·····	191
十七 语义学·····	203
十八 文字和文字学·····	212
十九 修辞学·····	223
二十 诗律学·····	234
附: 阅读书目·····	248

一、 语言和语言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又有自己的“物质外壳”,所以语言既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又有自己的自然属性。

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又很接近自然科学;既是一门冷门的学科,又是一门热门的学科;既是一门“绝学”,又是一门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前途无量的科学。

语 言

每一个生理和心理上没有缺陷的人都会说话,并且说话就如同呼吸和行动一样自然,几乎已经成了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本能。说话就是使用语言。

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说话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效果,或者是为了交流思想感情,或者是为了协调行动。说话总得有对象,也就是说,有人说总得有人听,一个人自言自语毕竟是很例外的现象。人和人之间交流思想感情,协调行动,这就是交际,这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语言、言语、言语行为 什么是语言?很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口头上我们平时只说“话”,而“语言”是书面语。语言是和说话分不开的,但是语言作为一个语言学的术语不等于说话。“说话”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这在语言学中称为“言语行为”,“语言”则是这种交际行为使用的工具,所以语

言的社会定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说是“工具”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是说语言是象钳子、推车、钢锯那样可以到仓库里去领取的那种工具。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说的话都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说的话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人和人说话怎么能够互相听得懂呢？互相能够听懂是因为不同的人说的话有很多共同的成分，比如彼此都说普通话，天叫“天”，人叫“人”，唱歌叫“唱歌”，他是我老师叫“他是我老师”等等，这些共同的成分是彼此都掌握了，所以说出来大家都懂。至于彼此的嗓音不同，口头禅不同，说话或是粗鲁一点、或是文雅一点，甚至个别的话听不懂，那都不影响交际。抛开个人的特色，这些彼此都掌握的共同成分就是“语言”。我们彼此说话就是在运用“语言”这种工具，也就是在运用这些彼此都掌握的共同成分。至于说出来的“话”，在语言学中则称为“言语”。这样，语言学的科学术语和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就不完全一致，现对照如下：

语言学术语	日 常 用 语	
	口语	书面语
语言	话	语言
言语行为	说话	？（说话）
言语	话	语言

在日常用语中，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区分语言学术语中的“语言”和“言语”，而一律称为“话”或“语言”，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平时无所谓，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一接触

一些理论问题就麻烦了。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我国长期无法彻底解决，就和我们平时不区分“语言”和“言语”很有关系。绝大多数人没有学过语言学，根本不懂得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人们根据日常使用语言的经验，只知道书面语的“语言”就是口语里面的“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和阶级敌人没有共同的语言”，在这里“话”也好，“语言”也好，怎么能没有阶级性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没有阶级性？“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话”也没有阶级性？因此，结论似乎只有一个，“语言”（“话”）是有阶级性的。其实，这里说的在语言学理论上都是“言语”，也就是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说出来的具体的话，都不是“语言”。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说出来的具体的话、写下来的具体的文字，在阶级社会里，在一定场合（并非所有场合），是有阶级性的。也就是说，“言语”在一定条件下是有阶级性的。至于“语言”，那是一种抽象的工具，是把具体的思想感情内容统统抽象掉了的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语义系统，所以根本不可能有阶级性。比如说，在汉语中主语往往在前，宾语往往在后，所以“我打他”和“他打我”的意思截然不同，这种抽象的语法规则怎么能有阶级性呢！语言学理论上指的语言就是这样的抽象的系统，根本不是指说出来的具体的一句句的话，那些具体的话称为“言语”！所以，不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无法讲清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如果把“语言”和“言语”分清楚了，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说，言语是具体的，语言是抽象的；语言是从言语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种体系或系统，言语行为则是运用语言的一种社会活动。语言学家为了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有必要使用有严格

定义的科学术语，但是在不致引起误解的场合，即使一些语言学著作，也常常使用日常用语，也不那么始终一贯地使用科学术语。

平时提到语言，往往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如汉语、英语、日语等等。平时我们也常说“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等等。在语言学著作中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话”称为“语言”，把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称为“方言”。“语言”和“方言”都是一种交际工具，都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一个称“语言”，一个称“方言”仅仅是社会身分不同而已。“语言”是独立的，“方言”是从属于“语言”的。

语言是后天获得的 不少人有一种糊涂观念，认为语言是先天遗传的。我们只要不是哑巴，就都会说话，所以总觉得好象生下来就会说话似的。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生下来什么都不会说，只是经过刻苦学习才学会说话的。多数小孩在七八个月以后才开始咿呀学语，往往学了几个月才学会叫“妈妈”、“爸爸”、“奶奶”、“爷爷”，还常常会叫错。一岁多的孩子很多也不会说一句整话。一般人大概要到五六岁才会说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些最简单的话。如从一岁算起，这就整整学了五年，还是除了吃奶、吃饭、睡觉以外专门“脱产”学的。可是有人长大以后忘记了这段“学历”，觉得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话的！由于人们的健忘，认为我们生来就会说话，因此很少去考虑语言问题，更不去研究语言问题。有不少人觉得什么学问都需要学，就是语言不需要学，特别是本国话不需要学；中国人谁不会说中国话？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话？这实在近乎荒唐，难以理解！所以有人跑到北京大学，扬言要取消中文系，理由就是：“中国

人还要学中文?!”如果这仅仅是个别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人的胡言乱语，完全值不得一提，也可以不予理会。不幸的是，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糊涂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语言文字水平的提高，阻碍了语言科学的发展。所以，普及语言科学的基本知识看来还很有必要。

语言的定义 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分析，因此也就会有不同的定义。认为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研究分析，只能下一个定义的想法是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的。同样是一把古剑，考古学家认为是一件文物，冶金学家认为是古代冶金技术的样品，研究兵器发展史的人又会有另一种看法。所以语言也不例外。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那语言就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从语言作为一种结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那语言就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的定义是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着眼的，它们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提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不提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那是片面的。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只提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不提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那同样是片面的。比较全面的提法应该是：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

语 言 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自古以来，不论中外，有不少人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进行探讨，于是就诞生了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最早关心语言问题的是哲学家。石头为什么叫“石头”？马为什么叫“马”？石头为什么不能叫作“马”？马为什么不能叫作“石头”？“石头”是不是真正就是石头？“马”

是不是真正就是马？在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语言中的“名称”和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一派认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有必然联系，石头只能叫作“石头”，如果不叫作“石头”，还能叫作别的什么吗？！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拉底洛篇》中对苏格拉底说：“‘英雄’héros不是神和凡女的爱情的产物，就是凡人和女神的爱情的产物，你想想这个词的古雅典文，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英雄的名字仅仅是‘爱情’éros这个词的小小变形，而英雄都是爱情的产物。”^①另一派认为语言中的名称和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荀子在《正名》中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研究了语法，特别是形态变化问题，这是和古希腊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很丰富的语言分不开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内，语法研究是为阅读古代文献服务的，正如我国的音韵、文字、训诂长期是为读经服务的一样。这种以研究古代典籍为主要目的，附带研究一下语言文字的学问称为语文学。不过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从事语言教学的人，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就是为教授语言文字，这恐怕应该说说是早期的语言学，笼统地也称之为语文学是不恰当的。

系统的独立的语言科学一般认为是从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开始的。西欧国家的语言互相很接近，有的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根据历史记载都是从拉丁语衍生的，而英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的亲属关系也是很

^① 《柏拉图对话录》，1953年乔维特英译本。

明显的。一七八六年，英国的威廉·琼斯在印度的亚洲学会上发表论文，认为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同出一源，从此很多人研究这些语言的对应规律，终于形成了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在这时候，在现代生理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科学的语音学，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十九世纪末，由于人们对世界各地的语言知识越来越丰富，对语言规律有了初步认识，就产生了概括各种具体语言的研究成果的普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实用语言学 到目前为止，前人已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语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这是语言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是社会语言学。从语言作为一个结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音、语法、语汇、语义，这是语言的结构理论，或者说是结构语言学。除此以外，还有人研究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使用语言，研究修辞、辞章、讲演、诗律、文体等等，这是语言的实用理论，或者说是实用语言学。另外，文字是语言的书面符号，所以语言学也研究文字，研究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文字的类型，解释古文字等等，这是文字学。文字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汉字的特殊性，文字学在我国有其独特的地位。

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语言，都可以只研究某一种具体语言，也可以研究一般的人类语言。研究一般的人类语言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概括进来，往往只是研究语言学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主要语言的普遍规律，在过去，往往只是研究西欧的一些主要语言的共同规律。名义上是研究一

般的人类语言的学科称为“普通语言学”，或者说是“一般语言学”，这是关于语言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普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都可以带上“普通”（或“一般”）这两个字的修饰语，如“普通语音学”、“普通语法学”等等。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普通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都不带任何修饰语，所以“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就是“普通语言学概论”。相反，如果内容只涉及某一种具体语言，那就必须带修饰语，如“中国语言学”、“法语语音学”、“日语修辞学”等等。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是断代描写，也可以是历史叙述，所以可以分为断代语言学或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两类。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语言，都可以进行纯理论的研究，也可以进行应用研究。因此不论是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还是实用语言学，都可以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类，分别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或者研究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由于系统的语言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分工还很粗，就目前而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还不很明确。现在一提应用语言学往往指的是语言教学，也就是应用语言学的一般理论来指导语言教学。这是因为最先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语言教学领域。稍后，应用语言学又包括机器翻译、实验语音学等，那是因为这些领域也开始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解决各自的实际问题。可以预期，将来应用语言学的一般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域越来越多，应用语言学就不能再单指某个具体领域的应用语言学，而必须加修饰语，如应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音学、应用语法学、应用语体学等等，也就是各个领域各有各的应用语言学。

语言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 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科学在近半个世纪中有了蓬勃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已经使人感到面目全非了。工学院设置语言学系，数学系开设语言学课程，这实在使很多人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是事实。语言科学在某些研究领域内和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代语言科学在语音分析和语音的人工合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现代的实验语音学使用先进的语音分析仪器已经有可能把每一个人说的话进行细致的声学分析，并且把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然后再由电子计算机指挥发声的仪器人工合成语音。根据这一原理，可以设计保密性极强的无线电话装置。在这种装置的一端说话，机器把语音分解成各种声学特征，编码后发送到另一端，在接收一端根据收到的数据可以人工合成原来的语音，不仅说话的内容不变，连说话的人的口音也不会有很大改变。这样，由于每个人说话的声音、语调不同，电讯在中途即使被人截获也无法破译，并且也无法造假。这种技术也可以用来设计国防重地的大门开闭保密装置。预先规定只有哪几个人可以进出有关保密单位，根据这几个人的语音特点设计开闭装置，以后这几个人一到，说一声“开门”，门就开了，别人怎么嚷也没用，门就是不开！这当然非常可靠。

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现在每秒钟可以运转几亿次，许多疑难问题，几秒钟就解决了。可是计算机听不懂人的话，要让计算机按一定的指令工作，非得通过一种特殊的编码，而要编制这样一种软件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因为软件是一套程序编

码,全是数字,错一个也不行,而且很长很长,往往要很多人编几个星期乃至编上几个月才能编完。编软件还是一种很专门的技术,一般人干不了。这就大大限制了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用自然语言来下指令,如能获得成功,不仅人人都可以直接使用电子计算机,而且可以节约编制软件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提高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率。自然语言指的就是汉语、英语、日语这样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这就是所谓“人机对话”,要让机器和人能直接对话。这项研究当然难度很大,但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机器翻译也好,人机对话也好,现在还刚刚开始研究,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特别是语义问题不好解决;所以尽管已经迈出了头几步,离终点还很远。

语言学过去只和哲学、逻辑、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等社会科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现代语言学已经和数学、物理学、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语言科学的性质 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过去多数人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语言专业是文科专业,语言研究单位归社会科学院领导。但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语言科学不那么象一般的社会科学,似乎是一门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这个问题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问题本身就比较复杂。一般说来,一门科学的性质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历史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气象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气象学是一门自然科学。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社会语言学而言,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

肯定是一门社会科学。可是就结构语言学而言，从语言作为一种结构系统来研究语言，这算什么科学呢？既不能说是地道的社会科学，也不是地道的自然科学，真象是一门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至于结构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音学，不论是生理语音学还是声学语音学，恐怕都得算是自然科学，至少也是生理学、物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很难笼统地断定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要按研究对象分别对待。至于说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科学又是什么性质的科学，这个问题一时还不好解决。

二十世纪的语言科学正在日趋成熟。成熟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标志是语言科学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分工越来越明确。传统语言学既包括语言的社会理论，也包括语言的结构理论，还包括部分的语言的实用理论；现在社会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都已经独立，实用语言学的问题也已经提出来了。就目前而言，纯理论的研究早已开始，应用研究在个别领域也已经开始，不过还没有全面分工，并且应用研究还有较多的空白点。另一个标志是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三十年代以后的语言学流派几乎都是方法论的流派。一门科学开始关心本门学科独特的方法论问题显示了这门科学接近了成熟阶段。语言科学现在处在半上升时期，并且已经开始干预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研究和国计民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语言科学的前途未可限量。